

欽定史記

卷一百二十三之一百三十

欽定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 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 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居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音苑又于袁反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音

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以其頭為飲器 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漢書

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國經 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

父 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 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俱出隴西經匈奴 謂道

乾隆四十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經何例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焉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焉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焉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焉喜問曰若欲何之焉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

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焉謂大宛發遣焉西也爲發導驛抵康居謂發導驛令

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謂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謂此大月氏在大宛西

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既臣大

夏而居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地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焉從

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

其要害然頗是其意留歲餘還並南山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

于文字爲疏者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死元朔三年左谷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焉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焉爲太中大夫

堂邑父爲奉使君堂邑父焉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焉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焉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案外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采于賓案外彌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

與杆采同是一名也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案外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

關三百餘里廣袤二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

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案外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賓山海經云河出崑

崑注渤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渤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

師即車師也案外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焉

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案外日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驪

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

乾隆四年校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事匈奴

奄蔡西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西漢書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四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外

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

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

西漢書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

及爲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西漢書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干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

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敎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

爲錢錢如其王面

西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荷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曰體音慢

王死輒更錢敎

王面焉畫草旁行以爲書記

西漢書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西漢書音義小顏云革皮之不其西則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條枝北有奄蔡聚軒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

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璧

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者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璧水精爲

礎易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臂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者

汗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

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

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逆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鄧騭亭置

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

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體

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落鳥巢極觀

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入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其八穴

居也

條枝漢書作韋軒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

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鰐屈賦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鰐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

餘食大麥人家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人藏馬

之術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

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志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

食也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

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

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二

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南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
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干賓國南二千七百里子實法京九
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
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

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

東南有身毒國

國徐廣曰身或作亂又作訖圖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
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瑠璃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
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
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異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
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
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祖涇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
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祿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
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
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
名拔厘利水一名恆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實多種稻穀四熟常役
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
佛坐此像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像舊者言
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神國其國靈巖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鸞鳥
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
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音勝阿難在

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焉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蜀布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產

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

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水河也以爲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

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

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

重九譯重九通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爲言焉然乃令焉因蜀犍爲犍爲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

也在益州南發問使四道並出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州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犍爲郡今戎州出犍

一千餘里發問使四道並出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州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犍爲郡今戎州出犍

州犍爲郡今戎州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閉氏章昭云犍縣屬越雋音昨案

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笮縣雋音昨案南方閉氏明明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滇越徐廣曰一作城

有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二 四

乃封焉為博望侯

國隱案張霸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

國隱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

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竊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焉大夏之屬焉既失侯因言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國隱漢書父名難兜

而昆莫

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

國隱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噉字

國隱噉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

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

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

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

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焉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

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焉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焉大歡知蠻夷貪乃因天子

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焉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

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

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蠶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

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

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

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

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賓杆架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

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

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易書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

乾隆四年校刊

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圖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

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

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

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圖李奇曰欲地乃界相接至大夏

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圖初郡謂越嶲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

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

遮漢使者

圖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

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

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

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圖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瘡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

易度漢兵還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圖徐廣曰卽車師當

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

集韻徐廣曰
談亦作怪

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驍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

野侯

元封三年

王恢漢鮑徐廣
爲中郎將

數值

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

侯王

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門縣名在酒泉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

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
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集解駢案漢書
曰江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

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玉都數千里行比至過

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人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昭云時

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
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朶蘇

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集韻增曰漢使采
取持將來至漢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

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譬示漢富厚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

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

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

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

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

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

鑄錢器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

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云鹽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城記云在西州

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

及馳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歎失人

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

數有死亡蓋慙慙也

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大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泥

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

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

恢使導軍傳徐軍曰恢先受封一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

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

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

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

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

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傳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

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

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傳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蔽囚徒材官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七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驪驢騾以萬數多齎

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率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

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餘廣曰空一作宐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

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買

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

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車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

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

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

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

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

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王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

昧蔡以爲宛王

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

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驃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

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

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嚮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

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

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